

诗 绪

致春风

□ 谭丁录

像提着裙摆的姑娘
走进旷野和湖水
被皱纹装饰的湖面
瞬间荡开一个新舞台
桃花思考着诗和远方
青草摇曳出露珠滴落的晨光
这虚无的美好
怎么也抓不住

仿佛一颗照亮夜空的星星
飘散在辽阔的天空与我对视
我静静地看着
黑暗的时光开始复苏
一尾欢悦的鱼儿
游弋在我的心海,安静中
一朵云泛出恩赐之光

钓春

□ 王纪金

向湖水抛出了钓钩
我的目光,不关心鱼
我无法拒绝春色的诱惑
花朵、阳光、鸟鸣里
都有钩子

湖畔的柳树也很贪心
抛出了无数根钓线
想把那些长在水里的春天
全都钓起来

看,鱼儿咬钩了
湖面皱了,我起钩
柳条尖也离开了水面
但我们,只钓起一湖东风

柳笛

□ 心菩提

不负春光。绿色的鸣唱
以一种空灵奏响
春汛的集结号

抓一把阳光填词
采几滴鸟语入曲
柳枝身心交出的新辞
婉约,平仄。流转,清明
东风有了吹面不寒的体温
山水有了远一程近一程的
粗犷与柔情

扶直过村庄的炊烟
也曾在牛背上抒过情
依依唱念词醒了岁月的憧憬
声响几遍后,春天
已是大地的主角

明人笔记一向以多为胜。谢肇淛的《五杂俎》,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,张岱的《夜航船》,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,莫不如此。多则意味着卷帙浩繁,如果没有耐性儿的话,读起来脑仁儿疼。但是,多也意味着广博,所记所录往往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譬如,沈德符写就的《野获编》,便让我们见识了一些比较奇特的贼人。

沈德符笔下的诸般贼人

□ 蜀水巴人

明人笔记一向以多为胜。谢肇淛的《五杂俎》,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,张岱的《夜航船》,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,莫不如此。多则意味着卷帙浩繁,如果没有耐性儿的话,读起来脑仁儿疼。但是,多也意味着广博,所记所录往往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譬如,沈德符写就的《野获编》,便让我们见识了一些比较奇特的贼人。

皇上珍珠袍被盗案。万历三十二年,明神宗钟爱的一件珍珠袍突然失盗。受此牵连,负责管理尚衣监的太监,被领旨“破案”的司礼掌印太监严刑拷打,却终无所获。不知过了多少时辰,盗袍案才慢慢露出一些端倪。原来,明神宗跟前一位很得宠的“贵显宫女”,盗出珍珠袍,给了自己的“菜户”太监,转移出宫,“斥卖久矣”——硬是偷偷地卖了龙袍!所谓菜户,是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假夫妻,最早出现于汉代,“官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”。至明代,菜户(对食)在宫中成为一种“时尚”,就连皇上有时都会直接向身边的太监,“汝菜户为谁?”宫女与太监因为“菜户”的缘由联手,居然敢将万历皇帝的珍珠袍盗卖,“官盗”的贼胆不可谓不大。

据沈德符记载,偷盗龙袍仅仅是菜户们的一碟小菜。因为“内府盗窃”,本就是太监宫女们的“本等长技”。一旦监守自盗数目巨大,难以自圆其说,为盗者就会“付之一炬”,宫内便会出现各种或大或小的火灾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,管理供用库的太监既盛,勾串同伙盗卖御用香料,经年累月因为数目过于巨大,遂谎报“被焚香料十八万八千余斤”。“官盗”如此贼胆,实属罕见。

御厨偷盗案。明代光禄寺,掌朝会、祭祀、宫宴、膳馐之职。这个机构分设卿、少卿、丞、主簿各职。明英宗正统六年,光禄寺丞“告御状”,说本寺卿奈亨借祭祀之机,“盗取猪鹅肉及面食为私用”。英宗把奈亨叫来“对质”,斥责他“尔为堂官,贪饕如此,论法难容”。大家都以为奈亨要倒霉,结果明英宗轻飘飘一句“姑宥之”——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,奈亨居然毫发无伤。“厨子不偷,五谷不收”,不知明英宗觉得自己家大业大,应这句话不妨,吓唬奈亨一下即可,还是奈亨有什么过人的手段,能让皇上灭了雷霆之怒。可是,另一位光禄寺丞叫茅一柱者,碰上明神宗,就没有奈亨那样的好运气了。万历十八年,茅一柱盗窃寺中火腿,被本寺正卿告发,神宗裁决:追回赃物,“问徒为民”。同样是“厨盗”,结局却迥异。对于茅一柱而言,估计听了“御判”,定然已经哭晕在厕所了。

还有一盗,沈德符记载的很特别。此事涉及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。董其昌字玄宰,松江华亭人,考中进士后,曾经一度担任过明光宗朱常洛的讲官,出任过南京礼部尚书。

他精于书画,力倡“南北宗论”,是“华亭画派”的主将。然而,此人才高德亏,其子抢男霸女,横行乡里,激起民怨,乡民围聚董府,放火大焚,遂演变成著名的“民抄董宦”事件。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,沈德符委婉地叙述了与董其昌赏读书画时所发生的“异事”——董其昌坐着自己的“书画船”,与沈德符等人聚于虎丘附近,每人各出自己所藏的书画,共同鉴赏。展玩半晌,董其昌拿出一幅唐代颜清臣(颜真卿)书法立轴,神秘兮兮地说,“此吾友陈眉公所藏,实异宝也。”陈眉公,即陈继儒,号眉公,明代大书画家,《小窗幽记》是他的名作。沈德符反复审看,觉得书轴上一行细楷“中书侍郎开播”颇有蹊跷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,“唐世不闻有姓开,自南宋赵开显于蜀,因以名氏,自析为两姓。”一闻此言,董其昌急忙堵沈德符的口,“子言得之矣,然为眉公所秘爱,姑勿广言。”许多明史研究者,读到这个细节,都将重点放在沈德符涉猎的丰富广博上,却忽略了董其昌的行为——作为众人景仰的一代书画宗主,学识不凡又曾经是“帝师”的董其昌,不可能不知道“开”姓始自南宋。那么,既然知情,为什么又故意拿出赝品来忽悠众人?被同道识破以后,为什么一再告诫“姑勿广言”?且看沈德符的记载:“后闻此卷已入新安富家,其开字之曾改与否,则不得而知矣。”沈德符以“曲笔直书”的方式,不动声色地揭露了董其昌以赝品牟利的龌龊!

比起“官盗”“厨盗”,董其昌的作为可以称之为“文盗”。

除了这些“贼人”之外,“以多为胜”的沈德符,为研究明史的后辈,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。譬如,关于《金瓶梅》成书年代的研究,《野获编》第二十五卷,就有言之凿凿的记载。他在京城与好友袁中道(字小修)相聚,就听袁讲已经读过《金瓶梅》数卷,评价为“甚奇快”。又过三年,袁进京应试,“已携有此书”。沈德符遂借来抄写,抄写的时候又被另外一位朋友看到,此友怂恿沈德符找书坊购刻。沈德符回答,“一刻则家传户到,坏人心术”,因而拒绝。沈德符对此书的判断是,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,指斥时事,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(严嵩)”。而比沈德符涉猎更早、更广的袁中道,不但读过《金瓶梅》全本,且说还有一本名《玉娇李》者,出自此名士之手,两本书相互关联,“各设因果报应”。后来,沈德符也看到了《玉娇李》,他的评价是,“秽黩百端,背伦灭理……然笔锋姿横酣畅,似尤胜《金瓶梅》”。

只可惜,《金瓶梅》现今犹在,而《玉娇李》早已经湮没失传了。

柳色青青



□ 张燕峰

在北方,柳树是自然界的智者。当其他的树种和野草还在冬的怀抱中酣睡,柳树已破译春天即将到访的密码,扭动摇身,启程,迎接春天的莅临。

春风柔柔地吹,春阳暖暖地照。不几天,柳树就吐出了鹅黄的嫩芽,像小鸭子可爱的嘴巴,明艳艳的,毛茸茸的。再过几天,还不等其他的树木张开眼眸,新柳已高歌猛进,嫩芽长成细叶,正敞开怀抱,拥抱春天了。枝条长长的,柔柔的,腰身纤细,在风中醉心于曼妙的舞蹈,像身材婀娜的清纯少女,像独具风韵的美艳少妇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可谓把新柳的神韵刻画得惟妙惟肖。春风有一双灵动的妙手,持一把玲珑的剪刀,不知疲倦地裁啊裁,几个日夜就把山川大地打扮得更加明丽动人,丰润鲜亮。

最曼妙的,是植于河边的垂柳。河水春心萌动,擦亮了歌喉正要纵情放歌,柳树的枝条垂落下来,在水中留下了美丽的倩影,柳枝在水面上悠悠地划,泛起一圈圈涟漪。顾影自怜?不,那是它们在顽皮地嬉戏呢,是在欢喜一场春的相遇。

人们爱柳,中外皆然。“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;波光里的艳影,在我的心头荡漾……”这是英国康桥边的柳树在与诗人深情缱绻。国人爱柳,爱意更甚。无论是在烟雨迷蒙一川秀色的江南,还是在辽阔旷远的北国,河畔地头,村口大堤,到处可见柳树风情万种的身影。

柳,留也。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。古人送别,山高水迢,音讯阻隔,归期遥遥,别情依依。折一段柳枝相赠,是惜别,是祝福,是道不尽的深情,是说不完的叮咛。唐代诗人王维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便是那种别情依依的真实表现。

柳树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早年乡下,遍植红柳。柳枝柔软,富有韧性,人们的生活用品大多用柳条编织。夏末秋初,柳树已褪去了少女的羞涩,长得又高又直,像张扬泼辣的农妇。农人们拿一把树剪,专挑那些又直又粗的剪。柳枝在屋里阴上一两天,便能编织了。一根根,一圈圈,纵横交错,农人的手像灵巧的蝴蝶,在柳枝间翻飞,而那些柳枝也像被施了魔法,服服帖帖,乖乖巧巧。不多时,一个漂亮的箩筐就呈现在你眼前了。如拿到集市上,还能换几个零花钱呢。

柳树美化了人们的环境,也装点了人们的生活。春回大地,柳色青青。柳树,是树木的领头雁,也是迎春的排头兵,它们带领着漫山遍野的野草,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,一起向春天,向春天更深处走去,共赴春天的浪漫邀约,共享春天的繁华盛宴。

